

丝路风



竞 万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丝路风云

潘竞万 著

内 容 提 要

1948年夏,我国西北某地、古丝绸之路的中段,曾发生了一起争水惨案。为民争水的英雄沙金被“水霸”迫害逃入大沙漠,巧遇剿匪的解放军骑兵团,当即当了向导。二十五年后,骑兵团常团长来银县担任县委书记时,不料当年的向导、造林模范沙金却早已“畏罪潜逃”,生死不明。

这部长篇小说主要以新任县委书记的足迹为线索,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,表现了风沙线上变幻的斗争风云和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的痛苦与欢乐,追求与抗争;歌颂了他们高贵的品质与美好心灵。作品还描绘了西北风库沙线独特而绚丽多彩的自然风光,有较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。

丝 路 风 云

潘 竞 万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(兰州第一新村51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3.125 字数280,000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5,800

书号: 10096·333 定价: 1.20 元

I247.5

1205

5167111

3

目 次

开篇.....	(1)
一 上任途中.....	(37)
二 宝葫芦里的“秘密”	(47)
三 调兵遣将.....	(58)
四 不打不成交.....	(66)
五 降龙塔啊，你可作证.....	(82)
六 闪光的驼铃.....	(94)
七 沙尘埋不住珍珠.....	(117)
八 战略转移.....	(132)
九 月夜情.....	(150)
十 夜黑灯亮.....	(168)
十一 谈“龙”色变.....	(187)
十二 风云一号井.....	(206)
十三 夜访.....	(225)
十四 惊变.....	(237)
十五 乡恋.....	(261)
十六 遍地开花.....	(280)
十七 远航.....	(296)



B088214

十八	巧遇	(312)
十九	漠海觅踪	(324)
二十	助兴酒	(345)
二十一	胸怀	(356)
二十二	西风口	(381)
二十三	石破天惊	(398)

开 篇

朔北的劲风，象一把巨大而锋利的天铲，从西北天际开始，掠过横亘的腾格里大沙漠，把莽苍苍蜿蜒起伏的瀚海戈壁，铲得只剩些漫布在大漠古荒里的垒垒秃坟似的沙丘。孤月伴着稀疏的寒星，惨淡的光辉，犹如飘忽蒙胧的轻纱，覆盖着错落起伏、变化莫测的丘顶和丘脊；微风象亿万把小刀，给沙原刻下如波似鳞的细痕，仿佛老人的肌肤，一面是突起的粗筋，一面又是深陷的皱纹。漠风不时透出悠曳的呜咽。一旦暴怒而起，刹那间又似万马奔腾，铺天盖地而来，忽而摩天而立，忽而椎石击沙，把沙山深谷夷为平地。

盐碱坑这块沙滩，座落在腾格里大沙漠边缘。根据古老的传说：他们的祖先，是在风沙节节进逼下，被胁裹到这里来的。这片沙原上的每根芨芨草，都是人们含辛茹苦与风沙交战的见证，他们在这里开土种田，生儿育女，也是步步为营地进行反击。当侵袭的风沙埋压了他们借以为生的农田时，他们不是将一筐筐、一车车沉重的沙子拉出去，在地边上插上简单的柴墙，抵御风沙；便是忍气吞声，又另外开出一

块地来，种上庄稼。

公元一九四八年的夏天，太阳吐着火舌，烤得盐碱滩裂开了一道道隙缝，座座沙丘也仿佛变成了通红的火熬，整个大地，扬汤煎波，热浪滚滚。正在拔节的麦苗无力地耷拉着头，地埂边几株断了头的老沙枣树，卷起灰色的叶子，在风里飒飒作响；天空没有一丝云彩，整个夏天没落过一滴雨，漫长的风沙线面临着一场浩劫。

世代居住在盐碱坑的农民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顶着烈日，来到各家的田间地头；心象被麦芒刺着似的难受，发出绝望的叹息！

持久的干旱，也把盐碱坑平常不露面的财主滕云，从台庄的凉房里逼出来了。他放下雕着青龙的细瓷茶杯，一手提着乌黑发亮的“文明棍”，一手摇着雪白的羽毛扇，带着管帐先生，沿着有名的金银河，察看旱情。漠风夹着砂砾，飘来阵阵炙人的热浪，火辣辣地扑来，不禁使他叉开干瘪的五指，蒙在瘦削的脸上。他的凉帽被风吹落，枯叶掉在他蓬松的发梢上。管帐先生赶忙捧着骨碌碌滚到沙崖底下的凉帽，好不容易才拣起来。不料爬坡时，一脚踩着长袍的一角，栽了个大跟头，吃了一嘴沙子，他一面拚命地唾着，一面把帽子交给主人，唾出的几粒沙子，落在主人的脸上，被狠狠地瞪了一眼。滕云望着地里的庄稼，忧心如焚，这场无情的干旱，将要把他振兴家业的计划撕碎了。他摇摇晃晃，象一位醉汉，循着无边无际的庄田，一路走去……蓦然抬起头来，远远看见一大批农民，沿着大路正向龙王庙走去。

向来对神灵也不枉花一文钱的滕云，灵机一动，命令管帐先生，立即回家。管帐先生领命转身向台庄走去。滕云径直向龙王庙走来。这座农民集资修建在高约数十尺台墩上的大庙堂里，供着一尊金塔。

求告无门的农民，随身带着香火，虔诚地跪在殿堂里，两手合掌，默默地祈祷着……

不久，滕云的一帮家人，带着作为祭物的圆囫羊、供品、香烛，也闹嚷嚷地来到了龙王庙。村民们看见滕家这么大的势派，急忙让路。

滕云打着手势说：“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在龙王面前，我们都是同样的诚心……”

烧香敬神后，人们纷纷走出龙王庙，不约而同地仰望着天空。

“你们看——”滕云喜出望外地惊叫起来，“心诚则灵。雨来啦！”

大家摆头向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果然见西北天边翻起滚滚黑云。村民们惊喜若狂。但一转眼，黑云掀天揭地而来，猛烈地打在人们头上、身上的却不是雨，而是砂子，使村民们惊恐得不知所措。

滕云蜷曲在庙堂的一角，干咳不止，上气不接下气，用嘶哑的嗓子大喊着：“乡亲们，小心呀！”他的身子骨缩得更小了，象只老鼠，眨巴着眼睛，窥探着方向。当风停日出的时候，村民们已无踪无影，眼前只立着管帐先生和一两个壮丁。

滕云看见正座的雷神，竖眉瞪眼，杀气腾腾，不免有点心惊胆怵——因为他不甘心把献上的祭品白白留在庙里。

这时节，他家“跟水”的家丁，气喘吁吁地跑来向他报告：“金银河的水，被上游截断了……”

“啊！这简直要我的命嘛！眼下正在节骨眼上……”滕云在庙堂里踱来踱去，瘦削的手拈着胡须，向上一提，不觉有了主意。他想起最会种庄稼的沙金今天没有闪面，转身向管帐先生发话道：“去把沙金叫来，不，给我‘请’来！”

此时，沙金正和他的妻子枣花一起，跟黄风沙浪搏斗着，用全力修补着地边的柴插风墙。这单薄的柴墙，现在成了二亩地的最后屏障。它一旦被风冲倒，流沙就会象洪水似的冲进地里。这门前的二亩沙地，是他的祖父当淘金工人，做驼把式，省吃俭用，用血汗换来的。他爸临咽气时丁宁：

“娃，庄稼人丢了土地，就会落得跟失去爹娘的孩子一样可怜。你千万要守住祖先留给你的这二亩薄地啊！”说着，颤巍巍地把一只驼铃递给沙金，叮嘱他挂在了门前的沙枣树上。

原来，沙金的老家在前面远处的红柳滩上。他爷爷年轻的时候，一场无情的风沙将全村人赶到了今天的沙嘴墩来，他们苦苦挣扎，又创起了家业。可是，风沙这个恶魔似乎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循迹追来，不几年，一场更大的黄风沙浪，把庄稼人的茅草房推倒了，树木，也被连根拔去。活着的人又全部逃走了，只有沙金的祖父死也不肯离开。他从刮倒的沙枣树上折了一根木棍，挑起那只古老的驼

铃，来到黄沙埋压的地里，面向着红柳滩的方位跪下，等待再来一场风暴，把自己埋葬在亲手开垦的沙地里。等呀，等呀，等来的不是黄风，也不是沙浪，却是一场倾盆大雨。擎着驼铃插在地头的枣木棍，竟然冒出了银灰色的幼芽，真是没想到的好兆头呀！他在这棵小树旁，又盖起了草房。从此，这沙枣树，就成了沙金一家征服风沙的象征；这驼铃，既是风标，又是呼唤他们去跟风沙拼搏的冲锋号！

现在，这只驼铃正在狂风中摇晃，发出丁冬丁冬的巨响。

沙金和年青的妻子，搬来一块块石板压在柴墙上，看来还有被吹跑的危险，就又要去抬来一根木头，甚至摘下门板，插在被风沙冲开的口子里，又用自己粗壮的身子做了支柱，顶在那里。汗水和着泥沙，从他那宽阔的额头，精着的臂膀上，流到沙地里。

枣花拿过缀满补丁的汗衫，用双手给他擦着汗水。擦着擦着，发现丈夫身上流下的汗水里，渗着殷红的血丝，她是那样痛苦而又疼惜地紧紧依偎在丈夫身旁。

沙金更体贴怀孕不久的枣花，暗自悔恨，不该拉她抬这搬那。他轻轻摸了摸妻子有点隆起的肚子，小声催促道：“你快回家去吧，风势小了，我一人抵挡吧！”

贤惠的枣花，理解男人的心意，低下头，红着脸说：“你放心好啦，不会出事的，我倒担心你……”看着丈夫印着斑斑血迹的身子，她的眼窝润湿了。

“身子划破不要紧，只要保住这二亩地，保住这庄稼，就

会——”沙金把苦涩的目光从妻子身上转到在风沙中摇曳的庄稼上。半死半活的小麦叶儿，也仿佛嗷嗷待哺的婴儿，可怜巴巴地望着主人。

这时，柴墙后边突然传来了滕家管帐先生的喊声。枣花忙躲进屋里去了。

“滕爷有请！”滕家管帐先生从没显得这么和气过。

“请我？”沙金长到二十几岁了，从来没有听见有人请过。

枣花在屋里听见，心里一怔。

“没错，是请。在这大旱望云霓的时候，谁还不象屁股上燎着一把火呀。我们滕爷方才出来察看旱情，这阵儿正在龙王庙候你哩！”

枣花赶忙出来，站在沙金身边。

“枣花，沙金在滕爷眼里一向是算数儿的硬汉子呀！你看庄里那家那户能八抬大轿‘请’得动滕爷的大驾？可今天滕爷不请别人，单是叫我‘请’你男人去说话儿，这不是抬举你们吗？”管帐先生眯缝着一只眼睛，偏着头，嬉皮笑脸地说。

枣花拉了一下沙金的衣角，示意要他不去。沙金深情地望了望妻子，想要不去，却见麦苗垂着叶儿，心里又不免盼水盼得焦急，今见滕云的管家大老远地来了，便寻思着开导枣花：“要是商量‘水’的事儿，去就去吧！”

等在庙门口的滕云见沙金走来，笑脸相迎，急忙让沙金席地而坐。沙金朝地上一看，做梦也没想到芨芨草编的蒲团上，竟摆了几盘油果子，几碟菜蔬和大盘的羊肉，还有青稞

酒，真是受宠若惊地愣在那里，纳闷起来了。

“好马护一群，好汉护一门。你是盐碱坑地面上的一条汉子，大家信得过你。今日请你来不为别事，就商量一下水的事儿。这个你最清楚，没水，我们的地里就只能收黄草了。”

“你说吧，有什么办法？”沙金并不坐。

“好，好，我就佩服你这个爽快劲儿。那我就说吧，刚才我派去跟水的送来话，上游断了我们的水，绝了我们的活路。这可是我们全村的大事，你能不管吗？”滕云一面说着话，一面看着沙金的脸。“你坐吧，一点小意思，不要见外。”

“这我担待不起！”沙金知道金银河的水，主要浇滕家的地；当然，滕家浇一石，大家也能浇一斗啊，断了这点水，村民们只好拖条棍子窜“口外”了。沙金因为心里火辣辣的，对滕云摆的食物便没怎么在意。

“人家上游欺负我们下游无人，我们不但失了水，连人也丢完了。我滕云拚上老命，也要为盐碱坑的乡亲们去争这口气，给大家谋一条生路。”

滕云攥紧一只拳头，狠劲地朝左手的掌心砸了下去。

沙金的肝火几乎被滕云煽动了，不禁捶胸顿足，想要朝河流上游奔去争水；又一想，自己在滕家大院当了十几年长工，知道滕云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，所以又尽量抑制着没有轻易表态。

“人家上游上百户人家，抱着一个拳头整我们……”

“你直说，怎么办吧！”

“我是说，我们盐碱坑的人，也要捏紧一个拳头，去和他们交涉。”

“我心里搁不住这么大的事，你摆的食物就请你自用吧，我得去和大家商量商量。”

“对，要商量，但要抓紧时间。你给他们说，谁家不去人，到时候谁家地里不放水。”

沙金回到村里时，滕家的家丁们早把上游断水的事儿传开了。村民们聚拢了来，正在纷纷议论着。大家信任沙金这条硬汉子，轰地一声围过来向他讨主意。

沙金见群情激愤，不忙劝止，先听大家怎么议论。

有人说：“上游卡我们的脖子，不要我们活了！”

“他们欺负我们下游无人！”

“谁说我们下游无人，哼，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，非得让他们把水放下来不可！”

“可是滕家拈着一个大头，我们拈着一个小头，争水，还不是为了滕家。”滕云派家丁造的舆论，被沙金一语道破了。

“可不是吗！”

“那也没办法，人家腰粗，一年不见收，饿不死，我们呢，上顿不接下顿，那只好等死了！”

“天不下雨，河里断水，这日子咋过？”

沙金看着大家虽盼水心切，却挠耳抓腮，拿不出好办法来，便提议都去龙王庙商议。

滕云的家丁，早把探知的情况告给朝回去的路上走着的主子了。一时三刻，盐碱坑的农民，却几乎户户不缺人地齐聚到龙王庙上来议事了。没想到滕云家的管帐先生，突然变得这么乖巧，这时，竟带着十几个伙计，抬着大笼的馍，大块的肉，大罐的酒，一字儿来到龙王庙。好大派势啊！弄得村民们真有点莫名其妙，七嘴八舌地纷纷猜测起来了：“这是滕老爷敬神神哩吗还是搬兵来了？”

常乐早从滕家伙计那里摸清消息，走来给沙金悄悄说明机关。沙金一思谋，方才自己谢绝过滕云，他倒是没恼：“眼下他既然要用人嘛，好了，大早年咱穷哥们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，也不容易呀！说来，平常咱也没沾着他东家，就让大家放开肚皮吃吧！”

“谁知道滕云肚里是啥心思？你能白吃了他家的？”常乐忧虑起来。

“咱要去给自个儿争水，不吃哪来的力气？”

滕云没有回家，又从半道上转回庙里来，他迈着细碎的脚步，眨巴着小小的眼睛，似笑非笑地招呼着大伙，显得比平日和气。当他从人群里找到沙金，装得煞有介事地亲热地叫着：“老弟，到底是后生家，说一不二，说到就到！”

“我们穷哥们要再商量商量。”沙金说得很随便。

“对，要商量，是要商量。我这里是点小意思……”滕云指了指摆在庙院里的，还热气腾腾的羊肉、青稞酒，“大家随便吃，吃了好行动嘛！”

这阵儿，沙金并不多言，只在大家吃得一净二光、滕云

命令管帐先生回家再拾吃食的时候发话了：“行啦！”

滕云乘机说：“那让我来说吧！乡亲们，眼前大旱，上游又截了水，这等于掐我们的脖子，要我们的命嘛！说实在的，我滕家大业大，一年二年不收，可以凑和着过，可乡亲们呢，你们是一年不接一年，地里不长，仓里没粮，靠什么活呀！到那时节，我滕云就是有心，也拿不出粮呀……”村民们听了滕云的一席话，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。滕云接着讲：

“上游为什么敢卡我们的脖子呢？还不是欺负咱盐碱坑没人吗？我滕云虽然老了，可不服老，还要上河去和他们争一番哩！乡亲们，我们不能象绵羊一样，任凭上游的人摆布；盐碱坑的人，从来没有给人当过龟孙子。是好汉，今天就跟我上河。”滕云拖着嘶哑的嗓子，伸长脖子大喊着。他的话很有煽动性，盼望浇水的人马上想跟滕云去砸开上游的水闸。

“对，我们不能等死啊！”

“就是饿死也不能当龟孙子。”

人们骚动起来，有的举起了拳头：“我们去要水！”

“去！去！”

“好！我滕家的伙计，也全部出动。先拿出一千斤麦子，给大家鼓个劲儿。”滕云觉着已到了火候上，就更加紧一步，火上添油。

村民们，纷纷扛起铁锨、锄头、木棍，吼声似雷，开始移动了。

“慢着！”这当儿，沙金大喝一声，挡住滕云说，“我们有些话还没说哩！不知当说不当说？”

举起的铁锹、锄头、木棍慢慢地放下了，大家的眼睛都瞅着沙金，常乐捋着袖子壮胆说：“有话尽管说，说在当面。”

“话说清楚了，我们再走不迟。”

“这……这有什么说的？”

“我们豁着命争来的水，怎么个浇法？”

“哈哈，这还用得着说，现成的水规民约，多少年了，谁也无法改变。”

“不行，你滕家的地都在我们上头，等你浇完了，我们的地成一包灰了。”沙金打中了滕云的要害。滕云的手只在空中画圈儿，口里说不出来。

“如果说不拢，我们就各自另想办法。”沙金的话是对大伙和滕云一齐说的。

滕云先是瞪了沙金一眼，他在心里骂道：你们这些穷鬼吃了我那么多东西，难道白吃了不成。转念一想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的成千上万亩庄稼，没水浇，连种子也收不回来，想到这里，他只好又装出一副笑脸忍着气说：

“那你们说，究竟咋个办法？难道就这样罢休不成？”

“这次来个珍珠倒卷帘，由下而上……”不等沙金说完，村民们就异口同声地叫起好来。

滕云瞠目结舌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庙院里倒十分沉静了。

滕云圆睁眼睛望定沙金，心里恨透了他；醒悟了的村民心

里明白，又瞅定了滕云。老财见众怒难犯，最后把脚一跺，下了决心：“好吧，在这节骨眼上，我们不能自己窝里干起来，那就把祖先传下的水规破例地改动一次吧！”

“好啊！”群众欢呼起来，眼睛却注视着沙金，又开始走动起来。

滕云觉得大伙好对付，沙金难缠，说话滴水不漏。沙金怕滕云玩的是权宜之计，本想让他写个字据，免得以后改口赖帐，却见大伙已轻信了滕云的话，正考虑是不是再挺身阻拦……滕云怕大伙反悔，忙说：

“我滕云今年七十岁，年已古稀，难道还说白话不成？”

“我就担心，空口无凭嘛！”说着，沙金仍未起步，大伙又在原地踏步了。

滕云的管帐先生不安地走到滕云跟前，咕叨了几句；滕云赶忙来怂恿沙金：“我本人嘛，虽则一向仁义为怀，可大伙还是最瞧得起你老弟，你发话嘛，让大伙快快行动，争水要紧！”

“要说你一向仁义，那就立张字据好啦！”

滕云哭丧着脸，摇摇晃晃地向群众走来，他既怕当着大伙的面留下把柄，又怕沙金的话浇熄了农民争水的热情，便拍着胸脯唾沫四溅地发出沙哑的声音：“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这次争水，不依先法，由下而上，倒着浇灌，但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”大伙听他第二次又这么说，有些人甚至被感动，大步朝前走了，沙金却还象根铁柱立在那里，并望着滕云说：“还有，争水免不了双方发生动刀动枪的事，